

語絲

第五卷，第四五期

唐堇寄秦珊

少仙

恐不能再見的秦珊：前幾天于曇花月刊上讀到你那封長信；當時就想答覆，大約又遇到什麼事吧？直隔到現在。

你似乎還不能忘情於我們的過去，所以屢次用戀戀的字眼，寫到二年前那個春夏；我覺得你如果專爲在曇花月刊上顯示你優美的文才，是不妨那麼寫出的。若爲了使我看見動情，秦珊，你這就錯了！幾曾看見用水澆石，水沁透過石心裏；况那已是陳跡；陳舊得如荒古秋風，更不能使埋在我胸中的死灰復燃。

(873)

我現在所以要給你去這封信的，並不和你寫信時心情一樣：想使過去復活在現在。是因爲你信中對我有許多誤解，我不得不向你剖白。固然，也許你並沒有誤解我，是爲了給世人賞鑑，不得不寫出些好聽的言詞來。如果是這樣，我也並不反對，不過我終竟怕你誤解了

(874)

我，因為我們認識的機會很偶然，而聚會的時間又極短促；況且你眼瞳中又蒙了理想的雲翳，恐怕沒有看見我的真面目，所以才使我有再向你捉筆的機會。

你說：「永遠忘不掉發亮的皮綁腿向我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好吧，就從這個「軍禮」說起罷。我們發生關係，是從這個軍禮開始的。那是二年前的春天，櫻桃正紅的時候，我們相逢在玄武湖畔。

寫到這裏，又勾引起我思念舊友的傷懷了！你大約還沒有忘記高個子的馮大個兒吧？我順便告訴你：他現在已死了；死在江河邊的戰場上。就是去年十月間南方報紙上遍載「我軍大捷」的那個狂喜消息下的犧牲者。他的尸體我沒有找到，因為那一場大捷死去的大約在三千左右，並且是「大捷」，所以戰後隨即掩埋了。可是你不必為大幹子傷心，在得到他戰死消息的那一晚，我以四兩白干，早經向他祝過福了。你以後將永遠不再聽他多事的嘮叨，見他常裂的笑口，也當祝福他比我們早得到黑酣的永息。

我不知道你怎樣和馮大個子認識，可是我們的相識，是經馮介紹的，在未和你相識之前，他曾這樣告訴過我：「老唐，我送給你一個花束好不好？可是你不能留戀花束，就不到前線去。」我鄙笑了他一下，說：「我不曉得什麼叫留戀，因為我從來沒有留戀過。」說罷

這話的第二天，就在玄武湖畔紅熱的櫻桃林中遇見了你。

你說「永遠忘不掉發亮的皮綁腿向我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我也說：「永遠忘不掉黑色綢裙，紫藤羅春衫，握着一束紅櫻桃向我鞠躬時那個柔曼的嬌態。當你的臉從蔭幽的碧林中映出時，那是個乳白色的夢幻！玄武湖的春光，頓時翳曇在詩神的薄翼下。我那個軍禮好像被一種石火似的電覺衝激而出的。你的柔曼的鞠躬，難道不是因了我的衝激而纔格外嬌怯嗎？珊，悔恨我們何不把當時的初逢倩一個名畫家描出呢？固然在現在想來是無聊，可是天地間比這更無聊的事不是永遠被人類保存着嗎？」

那一天的游玩，我記得很清楚：錢太太，林小姐；我們這一邊是四個男的。可是七個人中，除老馮已死外，其餘的也不知飄飛到那裏去了！那個矮個子尖喉嚨的曹軍法官，聽說回他們廣東去了。連那匹銀色馬也算上，我們是八個生物。珊，這八個生物的集團，你何以單單記得我一個呢？並且在半日的游玩中，何以又僅僅記得我向你行軍禮時的那個姿勢？我騎着馬在夕陽道上護送你回家時的情景，你已忘了嗎？

珊，我提起向錢太太家裏移居時——就是你的臨時寄宿所。——的往事，更不能不酸心於我老朋友馮大個子的過去。這個撮合是他向錢太太提議的。搬到後好久，錢太太才向我說

(876)

過。原來他說我沒有享過家庭幸福，自幼漂流在外面，想使我嘗味一下家庭的滋味。他從前嘗說我所以有那麼多的冷酷的思想的緣故，完全是養成在野地裏；就和游蕩在山野裏的孤狼一樣，不惜把殘酷的牙爪，偏偏向人世最溫愛的處所撕裂。大約他想趁這個機會把我消融在母性的家庭下，好變成一個世人所喜好的家畜。他這番苦心，我實在無處捧獻我的感謝，在他熱血沁乾在戰場以後。「大人心長，」馮大個子的仁愛，可以從他高大的體格上找到。然而馮大個子的仁愛，並沒有變過我一根毫毛，直到現在還讓我狼性的殘酷存留在人類裏。

搬到錢太太家裏後，你的好意從外面看，我總算接受了；可是珊，讓我實招了罷！我不過惑於你十八歲的青春，密黑的髮和淺紅的面。要說把真心供給給你，——就是生死以之的那種愛的狂迷。——在我辦不到。我不是戀愛一元論者，我之戀愛你，也正如我之從事革命一樣。在我從事革命之初，並沒有接受過什麼主義；也沒有歸依過什麼宗教；更沒有感到過什麼壓迫，有不得不革之勢，無非被一種好奇和遊戲的本能衝動着，奮起罷了。記得好像俄國有一個文人說過：「我們所以從事革命的，因為革命是世間無可比擬的奇險遊戲。」恰好說明我自己的心理。所以在遊戲的本能衝動過後，即使革命的狂潮還在激蕩中，我也棄之如敝履了。也正如在萬象昇平的時候，我忽然會舉起手槍來晃動一樣。對於你的戀愛，也是這

樣。所以當我被性慾衝動起而面對你密黑淺紅時，倘有什麼阻力來阻止我向你的狂擁熱抱，我會以我的性命爲賭博和中間的阻力角賽的；可是衝動過後，你的密黑與淺紅、眼淚與口涎，會從我瞬轉中逝去。珊，經我這樣說明，你還能對我們的過去迷信嗎？

經你提起錢太太家裏那幾株黑越越的梧桐來，我又想起那個蒸熱的暗夜；假山石上的癡狂！那夜的機會，是錢太太故意造成的。原來在我們昏迷中，老馮和曹軍法官恰好到前院來找我；錢太太告訴他倆說我們剛才上影戲館去了，若坐上快車，還可以追到。所以他倆趕忙追去了。豈知我們藏在後院假山石後……！

曹軍法官對你的心跡，我早已看到。然而所以不喜歡他的，不是爲了嫉妬。他的人格根本使我看不起！但你不要誤會，這裏所說的「人格」，並不如世俗所說的一般解。曹軍官的人格，就世俗看來，也許倒是典型的人物。我所以看不起他的爲了他是個鄙俗的概念論者。在他頭腦中，日夜所扮演的是邏輯，是系統，是至美至善，是聖賢英雄。所以當他無論談到了列甯，談到了孫中山，甚至談到了莫索里尼，一樣顯着緊張興奮。他常笑我不讀書，頭腦沒有系統，情感沒有軌道，信仰沒有標準；然而這些他認爲神聖的業績，都在我日夜計劃着破壞中的。不過對人世的競爭，他常占我的勝利；而對女人的競爭，他不得不甘拜下風了。

(878)

他常失敗在「狀元不如生殖器」的那個笑話裏。

你不能忘情我對你的施與？其實不只你，凡是女性，我都不吝惜我的施與的。我有討女性喜樂的自才，有使女性眼中燃燒戀火的體格，有爲女性犧牲一切的精神。你之被我迷惑，正如凡屬健全的女性都不能不被我迷惑一樣。我再告訴你兩種犯罪的證據：錢太太也會在我擁抱下擺脫過她早寡的枷鎖，林小姐我也替她掘開過處女的牢牆。我爲免除你們間不能制止的衝突，所以這個祕密直保存到現在。對這兩個可憐的女性，我也竭盡我的本能向她們施與過了。我這樣對你說明，你不至再把我施與你的認爲祕寶吧！

我沒有過過家庭生活，這是你所知道的。聽說家庭是女性的藩籬，也是女性的王殿；這只是聽說而已，究竟女性在家庭中是可憐的羊羔，還是可怕的魔王？我都不大清楚。不過自從我搬進錢太太家裏後，我彷彿變成了大家開玩笑的工具。她們有什麼話都不當着我面公開的談，老是藏在暗地裏咕咕噥噥，吃吃作笑。我不願讓人們把我當作生疏者看待！所以有一天向錢太太提出了抗議，說她不誠心招待我，至使得我雖處家庭，如居古寺。然而錢太太笑了，她說：「所有的男性於家庭中都是被這樣待遇着。女性除了和男性講那男女間共同的事外，是有許多處所不能和男性公開的，這正是家庭之迷人與惱人處；也正是一般男子嚮往

着家庭而又離棄着家庭的緣故。」她並誇獎我沒有家庭間所固有的概念，所以一切舉動，顯着滑稽而可愛，婦女們所以喜歡我的，就在這一點。

然而錢太太對我的恩惠是很令我感激的。而且她家庭的寬敞與幽涼，深沉與瀟灑，那是絕妙的避暑地；雖居城市，如在海邊。那一個幸福的暑假，談起來不但你不能忘情，就是我也幾分戀戀。每天和你糾纏着，和錢太太隱約着，和林小姐暗牽着；在我流浪生活中，實在是最富於微皺波紋的一段。如春風吹在萬紅競豔的湖面上；花搖水幌，月碎雲崩；藤攀蘿附，蓮醉桃羞的那麼微顫作一片！

錢太太竭盡她主人的心思來招待我。她沒有把我當作客人，是暫時把我奉作家主了。有一晚我們在燈前對坐，她八歲的女兒小青也在。看見了小青，我纔想起她錢先生來，就問她錢先生死去了幾年？她說：「和青兒的年歲一樣。」由青兒的年歲，又聯想到錢太太的年歲，原來她和錢先生的結合，是世人所認為不當的。她十八歲上嫁給錢先生，二十歲上錢先生就死了。錢先生總算有良心，把留在南京的財產，全部贈了她。據她說錢先生真正的籍貫，連她也不明白。他大約留學過日本，所以在世時常和幾個日本人來往，能說很流利的日本話。當她嫁給錢先生那時，他是第三師長兼蘇常鎮守使。和她有一樣地位的，當然不止她一個。

可是她要算最得寵了，不然錢先生不會把那麽多的財產贈給她。直待她說出這一段往事，我纔對女主人的背境略爲明白了點。馮大個子介紹我來時，並沒有把這些話告訴過我。而且她和馮大個子又是一種什麼關係？我也不明白，更不用說和錢太太的關係，和林小姐的關係，以及住在她家的嚴氏夫婦關係了。——我猜想嚴氏夫婦，一定是和錢太太有密切關係的人，不然錢太太不會像婆母似的高臨着他們。

八歲的小青，有一種峻峭的美，尖銳的眼光，鋒芒的談吐，和錢太太完全兩樣。據錢太太說：「像她死去的父親。」那不愧是個「將門之女」了。錢太太逼着她喊我那個怪難爲情的尊稱，就是：「喊他爸爸！」不但那女孩子腮紅，連我也臉熱了。然而她扭着勁兒不喊。最後錢太太有點憤怒，預備要責備她；我只得替她解圍：「喊我哥哥好了。」我撫着她頭說，錢太太從慘白的電光下，掃射了我一眼！我知道這掃射中含着的憤怒與嘲笑。

錢太太常說我是個「非常的人物。」這「非常」的意思。並不一定是好，不過是與衆不同罷了。她說我仁慈起來過於六十歲的老媽媽，殘忍起來簡直是匹野獸。丫頭給我倒了一杯茶，我總要立起來說聲「謝謝！」然而當她向我剖腸解肺，裸跪在床前流淚時，我簡直輕蔑得欲吐而後已。可是當我高興時，又會把她抱起來像想咽進肚裏似的那麼咬她。總而言之：我在任

何人的眼中，也是個變態的人物。

你和錢太太林小姐間的感情交錯，到後來我漸漸明白了。要不是我，我們間不曉得要發生什麼慘劇！錢太太不過是以你爲餌，想把我釣住；而林小姐又是以錢太太爲幃幕；好在幃幕後作她祕密相思的戀夢。至於你呢？本有全個俘獲我的權利，徒以寄人籬下，不得不勉強遷就罷了。而錢太太所以要讓林小姐也加入我們戀劇中的，無非欲分你的寵愛，仍然是她老猾者的策略！我既是把這一幕劇分析了個清楚，所以周旋在你們中間，可以盡興的操縱了，最後的勝利，仍不能不歸我。

珊，你恕我說句不大合乎邏輯的話吧：我是個戀愛客觀論者。據現今一般人所持的戀愛最高標準，是兩個主觀的最高最洽的吻合。然而我沒有主觀的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就是任何婦女我都願遷就。所以最下等的娼婦，我也願揀適合於她的胃口的施與她。然而在你們三人中，若用世俗的眼光，不是分不出高下的。林小姐是一個幕後的幽魂，而錢太太又是晒在太陽下的一塊臭肉。求一靈魂與肉體完全具備的還是你。然而這不是我自己主觀對你們捨施的不同，實在是你們向我要求的各異，我不得不尊重你們的意見，奉行罷了。

說起林小姐。我又想起像幽蔽在地窖下的那枝憔悴的花芽來。她那夢寐的眼睛，永久歇

着那不可實現的幻影。在她蓬鬆得如雲鶴般的烏髮下，也包藏着如雲鶴般的少女之戀愛的幻夢。你看她是常怎樣的瞪着我呀！在梧桐樹下，在後院假山石前，在那含怨的琴音裏。你在和錢太太高壓之下，是生在你們蔭影中而得不到溫陽和甘露的小草。她的一舉一動，都得仰承你們的鼻息。我在你們嚴重的監視下，也從不敢向她獻殷勤。只有一次，就是馮大個子邀你們去下關看兵艦，而我剛從上海趕回沒有得加入你們團體中的那一次。林小姐恰好留守在家裏，我方得傾吐我的曲衷。珊，你恕我曾在她的面前說過你的壞話，我說你是被虛榮心役使着的浮華少女。我想得到她的歡心，不得不扯個毫不破費的謊。她知道錢太太沒有資格來作她的情敵，作她情敵的只有個你，所以我不得不單對你攻擊。我又向她說了許多夢寐相思的話。並且痛恨受你和錢太太的鉗制，不能自由和她親近，商量着預備去別處暗租一所房屋，作為我們幽會的祕宮。她向我說曾在你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吻過我的衣裳；掏出我口袋中的手巾來擦她的眼淚！並且把我送給她的那張武裝小照，每天藏在懷裏，每夜抱在被底。並且說：生活專為流淚給我的！珊，我知道對於這樣一隻患着戀病的乳燕，當怎樣處置。所以最後她哭倒在我懷裏了！我舐乾她腮間的眼淚，汲盡她唇邊的甜涎，並揉癱她無骨似的全體……！把所有獻給過你的溫存，也都獻給她了；並添上兩行你需要不着的淚線。珊，你

嘗不至罵我不忠而羨妬她的厚福吧？

然而你終竟是鳳凰；在你容態中特具的莊嚴與華奢，是於半老徐娘的錢太太，幽姿憔悴的林小姐身上所發現不出的。你是太陽的光芒，她倆不過羣星的暗閃，寒月的青燐而已！

馮大個子常說你「性情驕縱，語言尖刻，襟度扁狹，不能容物。」我曾替你辯護說：由你的驕縱，纔顯得名貴；由你的尖刻，纔看到才鋒。至於說你「襟度扁狹，不能容物，」那正如土撥鼠之不能光中跳舞，夜鶯之不能望陽而鳴一樣。只能怪自身先有了缺陷，不能怨太陽之不能相容。假如地球還在冰河時代，我們也能怨地球不仁，不能容現有的生物嗎？馮大個子的話，是有所爲而發的。她見你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敷衍，尤其是對於曹軍法官那付嚴峻的態度，恐怕於你將來黨部的工作有礙。其實是荆棘叢中，終非鳳凰久棲之所，除非那荆棘變作了梧桐。曹軍法官對你的樣子，常使我冷眼，寒心！他以爲對付任何女性，只要兩邊塗滿了糖飴就完了。然而偏偏遇見你這喜歡辣椒的人物。所以他不得不失敗！我先前已說過，他是個鄙俗的概念論者。依他的概念，女人是專爲適合他胃口而生存的，不但女人，就是地球也專爲娛樂他才能存在。不然，他會咒詛，會頹喪，會自怨自艾，會舞動他的邏輯向人世進攻；好一個蠢豬！然而他是以絕頂聰明自居的，因爲他不但會背誦「總理的遺囑」，更

(884)

深懂馬克思的資本論！

你不要疑心我是爲了你才這樣攻擊曹，其實假如曹比我更合於你的嗜好，我甘心退避三舍。戀愛總當以女性爲主，我不願把你據爲我的所有，願把我變成你的一部。假如你以爲我不如曹，儘有權利來把我剷去。然而你之不能容曹，是出於你的自主，並不是我使你這樣。固然，謙恭點說，也許我不如曹腦紋豐富，然而當他那小小的腦袋只能達到我胸尖，尖銳的喉音被我洪鐘似的言語所掩蓋時，不知怎麼，我就感到一種驕傲。只覺得你的豐滿身軀，除我以外，倘和他配合在一起，那不僅是滑稽，更是一種污辱！像曹似的人物，除了錢太太那個尖嘴的丫頭，是沒有第二個女性可與他相稱的。

馮大個子是東方君子，無怪乎以我們施諸曹者爲烈。然而當癩蝦蟆垂涎天鵝肉時，你不當給牠個嘲笑的嘴巴嗎？

馮大個子有一天告訴我：曹將爲你自殺了！曹向他表示過決心：假如此生得不到你，他甘願獨身一生；假如此刻得不到你，他甘心自殺。我不禁哄笑起來。馮大個子見我哄笑，眼中充滿了血絲，——我這是第一次看見他這樣！——罵我沒有人類的同情，時常賞心人類的疼楚，如以爪牙撕剝寡婦掌中的孤兒的豺狼一樣。我說：「曹軍法官不是要以他全身精力供

獻於學問，再以學問來拯救全世界在劫的人類嗎？何以此時要爲別人毫不以爲稀奇而且將被玩厭了的女子自殺呢？「你猜馮大個子怎麼說？他說：假如你助給他的燃料，他這架「救世機」纔能開動。好一個巧妙的譬喻！原來他缺乏燃料。馮大個子並責備我假如我對你不是忠心相愛，即早把你讓給曹軍法官。原來他已於錢太太和林小姐身上發現我對你的不忠了。這糊塗而可愛的馮大哥！

馮大個子爲我設想的前途，頗爲美好。他說我年歲還青，又有滾在現代潮流中的勇氣和智慧；假如和你結了婚，攜手走向光明的大路，也是人生一種完成，人間一件藝術品。然而後來屢次發現我傑驁如故，殘忍仍昔，而狡獪更甚，他對我也有幾分悲觀了。然而他不能放棄對我的友誼，因爲我本身有許多牽引他好奇與美感的優點。他比起曹軍法官來，算是略能領略官感的人物。

你總該記得有一個午睡，你展開胸膛任我撫揉那雙乳時我說出的那句「害死人」的話吧？你不要誤會我會被你雙乳害死，那害死是指曹說的。你那雙乳固然比錢太太的顯得緊足，比林小姐的顯得豐滿；然而經過在掃葉樓頭月夜下那一次偷撫後，我對你棉團的乳峯，已失去好奇的驚嘆了。就是你的紅唇，也只有後院假山石上那晚顯得香膩。然而曹正爲着我嚼贖

的餘渣發着狂！這種人我怎得不鄙笑呢？虧他還大言不慚的在我面前高唱革命歌！

然而錢太太家裏的光陰，畢竟是浪漫而沉酣的。白天是鶯咤燕妬；夜間是溫珠軟玉。無怪乎總部裏那些「五皮」英雄們二八月猫狗似的向錢門爬滾了。連住在錢太太家裏的嚴夫人，腮間也透出紅潤。春天是使人年青的，徵之錢太太家裏的光陰而益信！

珊，我實在不是你理想的那麼完全。照你的立論，我對你是犯了罪的人，對於你的罪人，還那麼戀戀，在你是一件蠢事。你對我只是個皮相的觀察，看見我外表的英俊倜儻，像一個中世紀歐洲騎士似的，就把你整個的信任交给了我，那是你的錯覺。你怎麼不來分析我的靈魂呢？假如你解開我靈魂的黑暗面，當看見多少殘酷與荒唐，那麼你對我也許就不再迷惑了。我不過把你當作一塊橡皮糖來吮吸。把你的甜質吮吸盡，你就變作一團海綿似的無味東西了。所以從玄武湖櫻桃林中那個夢幻起，我開始向包圍着你的祕密抽剝；從手心抽剝到唇邊，從唇邊抽剝到胸際，從胸際抽剝到……。不及半年，你的全身已被我抽剝盡了。開始時，每抽剝一層祕密，我有一次驚賞與陶醉，直剝到最後核心為止，你的祕密已完，同時我也如吐一個果核似的把你棄掉。然而你是多麼傻！在我的抽剝中間，你竟會那麼迷惑陶醉與發狂！固然這是女性的運命，然而你何以毫不加以抗拒呢？假如你不想把我失去，當先知道

「飢則就，飽則揚」這種平凡的道理。你對我太過忠實了，幾乎有求必應的那麼忠實。然而這正是你所以失敗的原因。有時你的給與竟超出我所要求之外，如比我向你索手，你竟把朱唇獻上；剛吻住你的唇，你的腰又貼來了。我知道這是你熱情的結果，然而熱情在愛的場合中十個有九個失敗，你何以豫先沒有想過呢？固然，你那些話還在我耳邊繞鳴，「只要你高興，我什麼都可供獻你；」「對自己的愛人，不是不當吝惜一切嗎？」可是珊，愛情這種東西，極奢侈而又極吝嗇的。你只想到什麼都可供獻給我，可是沒有想到我的慾望無窮，你的供給會有盡。人生不過數十年，假如你善用你的愛，我們未嘗不能相偕白首，然而你把你的愛像日本櫻花似的不及半年就揮發盡了！

你說經我撫過的乳峯，會於夢中發現我的手印；經我吻慣的唇頰，夜間往往像浸在冷水裏似的被冷淚所冰醒。珊，這些話是很足以迷人的，當我讀到了時：恍惚又回到二年前錢太太的西齋下。那一張蒙了紫地綠花紋天鵝絨的長沙發，和那一張發亮的鋼絲床。我們曾於這上面毫無羞恥的發揮過我們的愛！你那曼長的腿脛，只要我一閉眼，就會在我黑暗的靈魂中發亮。那是怎樣牽引着過去的回憶呀！你那身梅點雪的雲羅睡衣，配上你小小的頭頸，小小的朱唇，小小的顏面；蓬鬆得如戴着一頂雲羅冠的濃密的剪髮，游泳在藍霧色的電光裏，

珊，你美麗活潑得如出於日本現代畫家落谷虹兒手中的少女。我曾在你的蔭影中，發現過宇宙的神秘，看見過美的夢景。我是怎樣被你顛狂着呀，在那靜寂無聲餘暑已退的夏之夜。你比起那蹣跚臃腫的錢太太，只有一張臉，看不見頭髮，頸頸與腰腿顯出一樣粗的錢太太以及我永遠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實體的林小姐，珊，假如我有半分審美的良心，能說愛他倆不愛你嗎？——不，能說愛她倆和你一樣嗎？在你面前只要想起錢太太來，我就會感到一種嘔吐似的難忍。然而我背着你也把她愛了。她知道我的變態，所以能以她的污穢來填補我的缺陷。在我的靈魂中，天堂與地獄，神聖與魔鬼，臭與香，美與醜，是同時存在的。所以爲了你的美而會流淚，爲了她的醜而也會垂涎。我所以瘦損在那個暑假裏的，倒是因了她的成分多，而因了你的成分少。她那二十八歲早寡而盛夏的威炎，加在我堅強的體格上，也有着不能勝任之感。

你說在未和我相識之前，好像已於夢中見過，不然，就是前世。我又何嘗不是呢？大約我是你愛想的夢描，你是我標準的圖案吧？說也奇怪。不但你，就是錢太太林小姐以及馮大個子等等，在未識之前，也都像見過似的。我是這樣一個多幻覺錯悟的人。我和馮大個子相識，是在一個不同席的酒樓上。他那付鬆懈的表情，不知怎麼，引起了我的愛好，好像一眼

就看透了他整個人格似的。第一天見面，我就睡在他房間裏。當我們談起何以一見如故時，他說被我白驥般的俊美所吸引。他說：在我的外表上，有着閃電般的颯急，和初春般的鮮美，幾乎是浪漫派小說中的人物，看不見世俗的灰塵。他說能遇到我，簡直是一種夢想！

馮大個子對我過重的友誼，常招世俗所誤解。有一天當我走進他房間時，親耳聽到總部裏馬九章嘲笑他，說他「愛小白」，「有斷袖之癖。」這是暗指我說的。若在傍人，也許被這話所招惱，然而我不但不惱，反補充起老馬的意見，說：「凡是稍具靈魂的人，沒有不被上帝用甘露作成的精靈所陶醉；只有土牛木馬，穢豕蠢鹿，這些下等畜生，美才映不進牠琉璃丸的瞳睛裏！」說着了老馬的隱處，他臉忽然通紅了。我那馮大個子，哈哈的笑倒在籐椅上。

然而後來向主任告密的，未嘗不是老馬作的事？那一天主任訓話時的眼光，不住的瞟着我，好像專門爲訓教我才有一場訓話。我心想：「你不用瞞，誰不知道你和女祕書的勾當呢？這告密的人，不過是得不到葡萄吃的狐狸罷了！明槍正馬的爭不到；就來放暗箭，真是最下等的畜生！主人憑藉他的位置可以雇女祕書，難道我們就不可以憑藉先天的特長嗎？」幸而那告密的畜生是說在總部後面的草地上，珊，我們不是沒有在草地上……過嗎？那麼那一場風波，似乎與我們無關了。他們總不能禁止我們到錢太太家裏去。

珊，你當知道總部裏有多少人爲你想瘋了！你一個人使得那麼大的一個總部，害了錯亂的神經病。一切皇造出來的之乎者也的命令，都被你無形的武器所撞碎。前線不利的消息，一天加緊一天，然而總部裏的人員是誰都拖不到前線上。這一個告病假呀，那一個死了母親呀，……鬧得個總部七零八落。我那時早已知道革命的勢炎，是再不能逾江一步了。金陵自古爲銷魂之地，陳後主隋煬帝明惠帝以及不久以前的太平天國，那一個不是亡於金陵呢？然而這正是金陵之所以爲金陵的美處。埃及雖亡，金字塔永爲後人所憑弔；希臘雖逝，然而歐洲的明珠，不是仍在巴爾幹半島嗎？我在那懊傷錯亂中，才真正感受到金陵氣氛：那頹唐的美！

馮大個子在談話中，每每暗示着你是禍水。不但你自己的位置，恐怕我的位置也被你連累。然而我知道不要緊，只要我在主任面前能低首下心的多說幾句話，我們的位置會成爲鐵鑄。按生存的原則，不是弱小者纔被淘汰嗎？然而馮大個子常常爲我們暗地裏捏着一把汗。這好人是個多世故的悲觀主義者，依他的哲學，世界只有最壞的東西方能適於生存，人類要算生物中的最狠毒的東西了，所以地球上方能佈滿了人類。你看這好人——不，好生物，——的哲學是多麼荒渺！

其實他是個撞碎在暗礁上的迷船，那裏知道危險中的秘密？我的上校的頭銜，豈真是從腥風血雨中換來的嗎？假如是的話，我早已把這頭銜投進廁所了。我那時所以保存着牠的，就因為我毫沒有作過呆事就把它得來。這是一個靈魂的保證，證明着凡是聰明人，上帝都會安排他的幸福；只有傻小子纔會把蠢愚的生命賣給那一角錢一顆的鉛鐵。

據從前線「溜」回來的顏向山說：跑了兩晝夜，沒有找到火車。先前還有大餅啃，到後來連小米稀飯都不容易得到了；因為江北老百姓們對我們這邊軍隊看不慣，所以不給飯吃。看不慣的理由，是說我們軍隊裏夾着女人，傷風敗俗，有失官統；寧願受軍匪敲剝，不願此看不慣的現象出現。我說：「軍隊裏夾帶女人，不是也經過革命家的焙製嗎？難道這還有錯？況我們時代據說已到了三十世紀，連欺侮我們的日本此時還以女子剪髮爲『不良，』而我們剪髮女子居然遍地跑。等他們也遍地時至少還得經過十世紀吧？那麼我們的確已到了三十世紀。據說三十世紀的人，是需要不着作工，只需要玩玩文筆的，而我們的文學家社會科學家也的確是滿坑滿谷！……」顏向山說又「神經復犯，」可是他明知我是譏嘲他，仍不能不被我的話所感動。他素常是以一個過激主義者自命的，然而經過二晝夜的疲勞，大餅與稀飯的恐慌，那過激主義的哲理和藝術，都變成了戴尖帽穿紅衣的西洋小丑，在他眼前飛舞嘲笑。最

(892)

後他頹然的說：「你見過腐尸嗎？我一想到沿途所見的腐尸，就覺得以前所理想的是發瘋。造物主不過以他殘酷的手，造成了被殘酷的人類，來滿足他的最慘酷的享樂。所以人間世者，簡簡單單，如此而已！回家去，賣田去，賣了田到上海享樂去！享完了樂向坟墓腐爛去！！」他最後的話，變作歇斯的里的叫。這過激主義者原來這樣的易碎！我只在心裏暗笑，這真所謂「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我要永遠冷眼看着他們的悲喜劇。

然而顏向山畢竟是有果斷的人，第二天他就走了。他之離棄革命，也如當初從事革命時那樣乾脆。

不過珊，你也有一般人的傻思想，你屢次對我說想到前線看看。其實有什麼可看呢？灰塵，炮火，驕陽，人尸，完了！你的華奢的身體，怎禁得這些？固然你倘不到前線，人們對你失去信仰，說他違反時代，也和舊時代看見了大姑娘立在門傍一樣，然而你又何必甘心討世俗的歡喜呢？違背了自己意見而去討人歡喜的，我總認為蠢愚。因為前線究竟不是你所願去的地方。

珊，在和你一起時，我不得不照一般公認的戀愛方式和你迴旋，於是也向你說過許多盟山誓海的話。這不過只求得到你的歡心而已，——也可以說我們也只能拿愛情來這樣消耗而

已。我們之不能如山之高且長，如海之深且遠，也正如我的上校的頭銜不能永遠守住一樣。你又何嘗不知道呢？我既是無心來使我位置永久保持，當然你在我眼中也不過剎那的一瞬。然而你對我誤解的就在這一點。你把抹在我口唇邊的甜蜜，誤認爲是我心底裏的真情了。所以你對我漸漸沉溺下去，癡情妄想，無時不在你胸底萌動，從你的談話上可以見到。

珊呀！我絕不是個十六歲的中學生，所以也絕不會被你癡情所羈。你之所以顯得有皇后般的驕貴者，不過倚勢於我上校徽章，和一百七十圓的折扣過的月薪。自古多情美人，都是在油漆過的紗窗下；即使出身華戶的西施，也一定等到獻上吳王而後貴。我是個到處流浪的人，沒有金屋，怎麼能貯藏你豐富而又遠久的愛呢？

然而新式的戀愛，是必須和愛人滾在鎗林彈雨下，飢寒困頓中的。並且愛的效力，會使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都能沾到雨露，於是戀愛不忘革命呀，革命不忘戀愛呀，都從我們革命文學家的口中高呼了。連坐監上法場，都得和愛人在一處。不然，革命文學家會不給你以血火的歌誦，而死也成了毫無價值的棄灰。珊，你也是這樣一個幻想者！

可是我不能照那壓作去，甯願看你作一個養尊處優的娼妓，不願看你作一個尸橫疆場的烈女。照世俗的解釋，就是我願負你肉體上的享樂責任，不願負你心靈上的麻痺責任。所以

(894)

當秋風在錢太太庭前的梧桐樹上報告秋意時，我不得不把上校的徽章送給別人了。同時你也不得不從我懷中滑去。因為已沒有保障你絲綢裹着的肉體的蔭庇。

當我告訴你我上校的徽章被別人搶去時，你似乎顯得很驚惶，從你忽然蒼白了的面色上可以看到。然而你是多麼不禁嚇呀，我在告訴你的時候，臉上可有過一絲變動嗎？難道我那樣笑着是故意安慰你嗎！我之不被忽然被搶去的徽章所激動，也正如當日忽然交給我手時一樣：我是那樣用冷冰冰的手把牠接來，又同樣冷冰冰的把牠還回的。

然而那好人——馮大個子——也被這突然的事變所凝凍了。他責備我既是知道這事件的原委，何以不預先告訴他？好去給我轉圓。我說：「我餘下的生命，被鑄就在徽章上了嗎？」那好人不說了。

然而好人向來是不聽我話的。所以我雖然那麼搶白他，他仍然去暗地裏給我轉圓。在事件發生的那一晚，他就過江上前線找老總去了。這事只有老總方能挽回，因為是出於主任的自動。主任想先拿我開刀，以警其餘。錢太太家裏的荒唐行爲，主任全行知道了，那些失意者更誇張其詞，說總部有的女同志，一到晚上就聚到錢府裏；而且是由我一個人招引上的！我告訴你到上海找朋友的話，實在是托詞。我不過要找到海口，以便奔向我海闊天空的

前程。錢府上爛熟的餘渣，再不能使我容留。錢太太從頭到腳的秘密，固然咀嚼了個透熟；就是隱藏在你少女青春期的所謂「神性」，我也掘挖了個罄盡。你已不是在紅熟的櫻桃林中那個深躬淺笑的森林神女，而是裸陳在沙發上的一具僵尸罷了。我怎能仍住在你們的週圍呢？

我們半年的激情，就從你們擺着的白手巾中消去。當火車馳出了站台，我憑着車窗向南京回顧時，猶看見輕軟而狂歡的夏夜之夢，在那灰迷的夕霧中閃蕩。心上像忽然卸去了一塊墜物的那麼輕快，然而同時又很空虛似的微微的歇斯的一下。但最後我是輕笑了，因為不可測的前路又在等着我，而我確實是被火車拉着個壯健而靈活的肉體。我感到有對這肉體照着自然的規律尋求最完美的形式使牠消耗的義務。

在這兒我略覺不滿的，是沒有能看到馮大個子的白手巾在高出你們的搖擺中閃動。他竟那樣快的拋掉他旅路伴侶而先歸去。我們的相識不過僅僅一年！

秦珊，我願再告訴你一點別後的事。

爲了吃飯，從總部走出後，我曾投効到那時所謂敵軍裏。以我在南京所得的豐富知識，敵軍是對我大大的歡迎了。況他們那時對南京還存着神祕的迷惘，好像南軍陣中有什麼魔術

似的那麼害怕，因為那時離開所謂「誓師北伐」還不遠。那邊前線總指揮特來請教我，我彷彿巫臣似的把南軍所有的秘密告訴了他。於是不久我們這邊也應有的盡有了：宣傳部，標語，傳單，女宣傳員。總指揮是樂得接受我的策略的，這樣一來，既熱鬧而又豪華，更能多一筆宣傳費。於是不久我們軍裏也充滿了女英雄男藝術家之類的時代產物。慰勞會上演着亡國之音的京劇，女的唱上海洋場中流氓拆梢之類的小調兒。兵士們是軟蘇蘇的打着哈哈，連深坐在荻蓬中的總指揮濃鬍鬚也裂開一道縫。我領着這一團男女到被軍隊剛才姦淫擄掠過的鄉村上去宣傳南軍的共產共妻，老百姓只瞪着驚昏了的呆眼看着我們。然而我們都是激昂慷慨的。有個老頭子大約誤會我是長官吧，跪在我面前來訴說怎樣被我們軍隊所姦掠，請求加以保護。我斥責他的冒昧，啓示他的蠢愚，說：「我們只管宣傳，不管這些事！」揚着臉走開了。剛走出村外，第二陣的姦掠又降到這村上！……

然而這一邊畢竟比不上南京 宣傳費被上面扣去已經所餘不多了，而又是在日夜與砲火死尸見面的前線。我們住在農莊上，吃的是乾饅頭大頭菜之類的鄉村珍饈。我曾於濃臭的濁茶中，想起了南京冰淇淋；乾枯的旱田間，想起了錢太太的後花園；菜面柴骨的鄉婦身上，想起了你襯着沙發鋼絲床的華豔肉體！……而且我晶黑的頭髮，被沙塵陽光炙成了亂麻；臉

面失去了青春的香澤；手足都在皸裂起來了。前線像雪山似的那麼向四週崩潰，鄉村，田野，人畜，漩繞在砲彈煙塵的瘋狂裏。我們本隊的女宣傳員開始在外面失起踪來。有一天我親自在一個鄉村外的破廟裏發現了一具女子裸尸：展陳着被縛在灰敗的香案上，像一個剛褪掉黑毛的祭豬；尸體還新鮮白膩。近前一看，那是女宣傳員江寶珍，也不知是被軍隊還是鄉人強姦死了，肚上有可以塞進一個蘋果的傷痕。她是前夜開始看不見的。

我知道此處已不能再容留我存在，於是趁着向後面撤退時，爬上了向W鎮去的兵車；跑掉了！

逃到了G城後，不久又被當作嫌疑犯，關在監獄裏一個多月，和那些死囚們關在一處。| 珊，假如你要愛聽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點監獄的故事。

這是專為收管臨時緊急罪的臨時監獄。說成監獄，不如說成豬蓬好。因為確實是用蘆蓆扎起的天蓬。不過四週用整形的樹木密密插起；然而我們仍如在野地裏一樣：原始人的天惠，並沒有給我們減去；風雨霜雪這些大自然的恩惠，我們完全享到了。夜間睡在污泥裏，早上醒在霜露中，三間大的地面上睡着五六十個囚犯。我的位置是在尿桶傍，夜間沒有燈，那些撒尿的同居們就立在我身上撒，像暴雨下的溜簷似的那麼日夜嘩嘩着。這樣住了一禮

(898)

拜，只待有一個早晨拉去了三個不再回來，我才尋據了他們的位置，而離開黃漿色的湖濱。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死這件事。雖然誰都躺在死的鐵砧上。我們對於死的威嚇，倒沒有對飢寒的威嚇來得利害。那已是十月天氣了，夜風像針似的那麼尖銳，我還是一身單薄的夾衣，被尿水露濕潮成了霜似的蕉葉，披在身上。管監的不給飯吃，一天只兩梢桶稀飯；當那隻梢桶塞進木柵時，囚犯們真如豬似的擠在梢桶傍：喧嘩、跌撞、搶奪、也活像滾在食槽邊的一羣餓豬！在這樣情景中，誰還會想到死？即使想到，那死也像華麗的休息室似的等着我。然而對於眼前的景況，我也並沒有嘆過氣。這使我納進另一種牛物的生活裏，倘不是悲觀家，在這裏邊也能發現出安身立命的天堂來。於是我每天翻騰我自己的生命，看看柵外的野景和天色，再和死囚們調笑一通；忍着飢寒的光陰，也就偷偷的溜過了。至少在我是沒有想到死。

然而常每次向外點一批名時，誰的臉色也要焦黃一下的。因為據幾天來的經驗，被叫出去的一批，總要短幾個回來。這批留下的固然有放向人海去的自由之魚，而更有送到地獄之門的自由之鬼。

我們同伴中有一個操着關外口音的大漢子，頭髮紛亂，面目猙獰。據說他犯着是一搶盜

殺人」罪，死刑已定了，就只沒有執行。因爲他鬥得最凶，所以我們倆最要好。他能唱牧虎關的黑頭，唱得沉鷲滑稽。又善於使人笑。在搶飯時他也最猛烈，睡覺時也睡得比別人長久。這是一位樂天家，而是所有囚犯的天使；我知道若沒有他，獄中不知要怎樣被沉默所壓死。然而他的笑鬧中，也往往激起囚人們銳利的悲哀來。他告訴過我他犯罪的事蹟：「……媽的巴那小娘兒們，我說：『你要叫我宰你！』話沒有說完，媽的巴她叫起來了！『拍，』給她預備的那顆子彈穿進她腦殼裏。……』」

他會唱各地的小曲兒，會說各地的故事，並且懂得江湖上各種秘密。囚人們餓癆的肚皮，全仗他的言詞填補。

我是和他一批叫出的，然而我被放到人海，他被送進鬼門了。在軍隊的監護下，我向他道了聲：

「老鄉，回頭見！在我們老家裏。」說這話時，他全身已上了所謂「五花大綁」。出了牢獄後，不久又被送到醫院去。

害了什麼病？連我也不知道！未送進醫院之前，似乎發過幾天熱；頭痛過嘔吐過；其餘的是昏沉惡夢。趕清醒過來，已到醫院裏。當然是被幾個新交送進來的。這幾個新交，從牢

(900)

獄把我救出，趕忙又送進醫院。

大約我的病當屬於內科的？然而是在外科裏。據說內科是被什麼司令們住滿了，原來這邊的軍隊已撤退到G城之北。現在的G城，是屬於南軍了，所以逃不掉的司令們只得躲在醫院裏，因為這醫院是外國人開的。

外科病室中住滿了傷兵，南的北的都有。有的炸掉了胳膊，有的打斷了腿，呻吟叫喊，哀懇乞求，這那裏是醫院，簡直變作了屠宰場！

白刃與血肉互映，腥臭與藥味相纏！……

然而珊，你不要怕我寒心，除了病弱以外，我是冷冷的看着這些呼爹喚娘的。比剗剗他們的醫生還要冷冷。

在那時我會想起顏向山說的話來；「……造物主不過以他殘酷的手，造成了被殘酷的人類，以滿足他最殘酷的享樂！……」這一點真理的祕密被他發現了。若拋開了主觀地位來觀察宇宙，解剖人生，我是贊成他的話的。尤其在這樣高揭着「求幸福」之旗的時代下。你沒看見嗎？整批的送向戰場，整批的斬殺轟擊，再整批的送到醫院來；醫好了，再送到戰場。

從古到今，是這樣循環着！從中到外，是這樣照演着！

這邊剛通過醫學博士的論文，那邊又在授陸軍大將了。殺人利器，展覽在衛生病院；紅十字會公然的在戰場中活動。

珊，想到了這些，我還能對周圍的受傷者發生憐憫嗎？他們都是造物主的忠實奴隸，連我也在內。

不要再談這些高雅的問題吧。這些問題只好讓給那帶眼鏡的博士們和熱血沸騰的革命家！

在醫院裏住了一月多，我的健康恢復了。美麗與歡樂，又籠罩了我的生命。從鏡中看見了煥發的臉，青春的羽毛，生滿了兩脅。我抱着復生的甦醒，從醫院飛出來！

在「青天白日」下，我謀得了G省女子中學的教職地位，直到現在。這中學像皇宮似的把我圈起來。

珊，假如你不惱，我更願把使你嫉妬的學校生活告訴一點。有人說青年美俊的女學教員，是「南面主席」所不易的。果然，兒女實勝於英雄！脂粉的溫香，遠過於砲火的臭味。當我握住那真所謂「柔荑纖手」時，以往銜鐵的感覺，會在我心上顯一條寒烈的溝痕。我會於這樣比較下，來選擇人生的幸福。

(901)

(902)

我是全校的「北辰」，也是全校的嫉妬與羨慕，歡樂與苦痛，祕思與暗咒的焦點。我是飲着少女們的眼淚和嫉妬者的苦唾而生活着的。

然而學校因我而繁榮，學生因我而幸福，友人更因我而尊高了。造物主既賦給我美的利箭，我是毫不吝惜的要一枝一枝的射向那些柔嫩的心板上。使她們於疼顫中享到了昏然的陶醉。

珊，聽我一句話告訴了你吧：就是把往日對你的一切，也有過而無不及的施給了她們；我的學生！

至於朋友呢，和在總部時是兩樣了。現在的教育界差不多成了革命家的租借地。每天所聽的是咒咀，所見的是激烈，所領教的是主義，所受惠的是熱情。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是所謂「在野黨」，所以他們反對專制，同情窮民，也正如「在朝黨」之講秩序，愛和平一樣。

我冷眼觀察了二年，得到兩種結論：做了官殺人自由；不做官罵人自由。有的今天還在罵人殺人，明天他也動手殺起來了，有的前天還在殺人，今天反對起殺人來。這種變遷，是不足責而更不當怪的。因為我們的運命又被送進「階級」裏，只要不是時代的落伍者，誰敢不忠於他自己的階級呢？殺人者的階級和被殺者階級。

「珊，你不要疑心我在譏笑誰，顏向山不是已經說過了嗎？」……誰有權力來反對造物主。不過也有，你沒有聽見過什麼「家」什麼「者」都在高唱着反叛之歌呢。

說到了朋友，就引起怎麼多的閒話來，實在因為朋友中有過馮大個子那樣人物；不談主義，只開着笑口的朋友。可是此地不但沒有馮大個子似的人，就連顏向山似的賣掉了田到上海享樂的朋友也招不到了。因為我不懂得什麼奪取政權的祕密工作，所以無形中被時代們拒絕着。幸而還好，我是處在女學校裏，她們是只問臉白不白；不管腦皺不皺的。這許又是階級的意識作用吧？她們和你，錢太太，林小姐，等差不多。只喜歡笑鬧，發愁，被美所顛倒，被夢所憧憬，強力的擁抱，溫柔的撫慰，荒唐的行樂，鋒芒的鬪嘴。……最怕的是談教說理，讀遺囑，聽主義。……

所以你不要怕我寂寞，只要青春還在，美麗未消，女人沒有死盡，我總不會寂寞的！

你想我還會有什麼怨望呢？經過了戰場，牢獄，與醫院。假如有一分靈感，也不致再對什麼憧憬與抱怨了吧？現在所餘剩的只是一個赤頭顱肉性享樂的單一體。我要從造物主的指縫中暫逃掉一切的捉弄，因為造物主的面目，我是多少窺到了些；他曾把我放進過烘爐裏。經我剖白了一切，你總不會再那麼迷信我了吧？倘見不到你的面，我絕不會戀想你的。

(904)

請你在未見到我之前，也不必再戀想我。至於過去的事，更沒有一提的價值。你不是仍在青春美貌嗎？何不趁此機會，多去尋幾個男性呢？睡在過去的坟墓裏，實在是一種損失。

別的不談了，就此祝

你的美麗！

你的朋友唐堇
在G城
一九二四年四月

譯 Henri De Regnier 詩一首

石 民

「我不願任何人臨近我的愁苦。」

我說，好人兒，我，我的愁苦，

甚至於受不住你輕緩的足音，你羞怯的流盼，

甚至於不許你纖柔的手兒輕率地，

觸起這閉合的書中——那褪色的花瓣。

算了罷，我的門兒是關住了，這一天，
煥發的曙光也不會闖入我的窗櫺；
我的心兒是一所客堂，已收拾起，
等候着悲哀，那渺茫中的和靜的女神。

伊來了，怯怯地來自伊的縹渺之境，
呵，請肅靜些，別蒙胡了伊的聲息；
任何人，生活着，歡笑着，癡迷着的，
到其時，都得聽取伊所啓示的祕諦。

II

「我保存了這明鏡，可以在這裏面看見你。」

我依然不曾攪亂了那一片清流；

那深處曾經留下

你的影兒於他的無翳的透明裏；

時值明媚的初夏。

原來這平靜的流水，實在，並不安然，

悄然展轉於潭內，

彷彿是懷想着那昔日的娉婷的人兒，

擾亂了它的夢寐。

喔，好人兒，我的心已苦於長久的煩惱，

却也還暗自珍藏

那已逝的嬌豔的風韻之記憶呵……

你的往昔之榮光！

Henri de Regnier (1864—) 是現代法國詩壇上一個傑出的人物，屬於所稱爲象徵派者。但他後來却從事於小說的創作了。他的詩，大都是採用自由詩體，情辭幽婉，使讀者於「恍惚」中感着真切，蓋有得於 Mallarmé 的「暗昧」之說也（按「暗昧牌」的詩也會出現於我們的詩的市場上。）譯者曾經從「Six French Poets」中譯過他兩首，收入「良夜與惡夢」，其中一首裏面有着如下的句子：

悲哀成熟了她的幻影之果

在我們的幽靜的夢之園裏……

這位詩人的詩，據譯者所讀過的，大都可以作如是觀。

這回所譯的這兩首，是根據 The Modern Poet of French Verse 中的英譯；在原文大概並非自由詩體，所以譯文的形式是比較整齊的。——譯者

(907)

憶

章依

那逝了的愉歡，眼前的憂戚；
都不堪我坐在燈光裏，靜靜地
靜靜地從頭兒追憶——

凝着傷愁的眼，幽幽太息！

滴滴，煩人的寒雨呵，滴滴，
天像年青的寡婦在牆角哭泣。

不知伴着西子的你，

會否在記憶中，將我想起！

看着呵，看着你，你的依

獨自低着頭，浴在黃黃的燈光裏；

默默地寫着，寫着

相思的情緒呵，隨風遙寄。

別愁却總是那麼淒淒迷迷，

虔祝着天，願我倆再不分離。

忘却身心之倦疲，

聽那淒涼憤慨的，一聲晨雞！

十九，一，十八夜，上海。

病中雜記

無痕

二

(909)

她收拾了牀鋪想睡了，又傾耳聽了聽隔房，覺得已是安靖得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了。臉上顯現出輕微的笑容，於是伏身去脫鞋子。忽然一眼望見了桌上攤着的賬簿，眉心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漸次牽引變成了兩道緊貼的線紋，呆了一息，似乎又想着了什麼，匆忙將未全脫下的

(910)

鞋子，重新拔上，走到書架邊，伸手取本德文的原本，回身從桌子抽屜裏，找出一束未譯完的稿子，一齊放在桌上。心想這點稿子雖不多，如果明天拿到有稿費的地方去，多少也可夠兩天的菜錢了。便移身又坐在桌前，攤開那未寫滿的一張稿紙來續寫。

一聲長嘆，驟發於隔房，繼之以一種夢魘似的叫喊，她手中的筆不知不覺地擱下了。兩隻脚也不禁離了坐位，但又止住不動，只站在桌前發呆。這時夢嚙又起來了。她終竟走了過去，摸索着開了電燈，輕步趨近牀邊；向牀上睡着的青年，問是『怎麼了。』他只哼了一聲，轉臉向裏又呼呼地睡了去。她立在牀前覺得天氣很冷，冬風一陣陣從窗縫裏吹進來，隨手從椅上取條舊氈子給青年蓋在被上，重新回到自己房裏，一頭倒在鋪上，入了冥想的境界。她想着了讀書時代的空想，覺得那種空想亦頗能增進勇氣，現在雖仍免不了時時發生空想，但已絕對沒有那種增進勇氣的效力了。她知道了這便是她失了力量的原因，也不禁微微嘆了口氣。隔房又起了夢語，她傾耳聽着也不過去。忽然電燈亮了，那青年叫了聲『宏姊！』她纔走了過去。這回進門，只見青年已醒，烏黑的長髮散在枕上，緊皺着雙眉，兩眼注視着對面書架說，請你把靠邊的那本哲學書給我，她忙着去抽了出來遞過去。隨手拿起茶杯來倒了一盅茶，放在桌上，以爲他或還有話說。候了一息，見他將書翻了幾頁又放在枕邊閉上了眼

睛。她知道他又是睡去了。隨熄了電燈輕步回出來。這次她一回到房裏便將房門掩上。坐在桌前，眼望着賬簿出神。過了許久，仍將賬簿合上，放進抽屜內。皺着眉頭又去握起筆來。寫不到三數行，只聽青年又在叫了。收拾了紙筆，開了房門去。隔壁已是連聲地叫『可以起來了，不見天已大亮了嗎？』她說：『我還沒睡呢，真的却又天亮了。』說着一面隨去預備早飯，他一面穿衣，一面說：『今天可不得了，共是六點鐘的功課，另外還有兩個會議。趕快就須走，不然要趕不上上課了。這樣忙法，人生實在太無味了。明年一定要減少鐘點才好。但是這樣也還不夠用，再減少時怎麼辦呢！』她說：『我亦可以出去任點事呵！』嘴裏這樣微笑地說着，一眼望着青年那高聳着地兩肩和灰白色的臉時，立時又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力引她實行不了她的主張似地。立在地當中，手裏捧了一塊手巾發着呆。青年說：『那又何必呢，』又催促着道：『還不快點，你看已是七點半鐘了！』她方像驚醒了似地忽忽地跑下樓去。

青年手攜了書包，說聲：『我去了，桌上那兩封快信和要匯的錢，今天無論如何要替我辦的！』她放下手裏洗的碗，答應着就送了出去，在晨光熹微中望着他慢慢地影子小了不見了。回到樓上忽忽收拾着鋪蓋桌子。聽得下面敲門聲，又忙忙跑了下去。

門開了，走進來的却是在她這里日常受課的女生潤生，她高興得很似地說：『正好你替

(912)

我望一下門，我要出去一趟呢！』潤生笑着答應了；她便拿了信件趕出去叫車，一口氣被拉到郵政局，還未到蘇州路轉灣口，便已望見那門前站立了七八個人；局門却還沒開，這纔朝鐘上看時却已是八點鐘，她下車立等了許久來的人越多了。看看已過了十點鐘，還不見開門，便問了傍邊的警察，據說；要下午纔得開呢，今天是什麼雲南起義紀念日。上午放假。她只得悶悶地回家。這日下午一連來了幾處收賬的，一一被她回了去，要他們過幾天再來。看看鐘已將報兩點，她又忽忽趕到四川路，郵局門口仍舊是擠了許多人在那裏候着開門。她這回幸而手中帶有一本小說，便走到橋上倚着欄杆看起書來，只聽傍邊有人問，

『爲什麼還不開門呢？』

『要打過三點鐘纔會開呢！』

緊接着就是一個回答的聲音。

『開了門，也不定擠得上擠不上，這許多人，時間却只一個鐘頭。』

這一個似乎廣東口音的隨便這樣地自己說着。

她一面聽着這些話，心下更着起急來，書也看不懂了。眼睛不住的向鐘上望，心裏惦記着，『他大約將回來了。茶也忘記泡了，他還要去開會呢？』看着過路的閒人，她想；這許

多人中，如果有一個能替我寄這信件的就好了，不然便託他到我家裏去代我招呼他的茶水也好。』恰巧她一抬頭，傍邊却站着一個不相識的人向她笑了笑。她覺得立刻週身都熱了起來；以爲這人好像已窺出她的想利用人的心，不然便是知道她家裏是離不開人的。她正窘着，郵局的禁門却已有了響聲。同時就有人在說：

『來了！來了！』

不道纔響了一聲又寂然了；她便合起書本走了過去。這時天已下起小雨來。等她好不容易在那五六層石塔上擠到一塊立腳的地方！那站在上面石塔上的人，又一齊退下來了好幾磴。原來呀地一聲，這回可真開了。她被後面的人，夾着聳進了門口，這纔看見了門裏面的石塔，趕着跑了上去，只見有一半人又在裏面那層鐵柵前立定了，她立即明白，這是匯兌處還沒開門。於是也便隨着另外那些人的樣子，站在那里等，低着頭數起脚下的花磚來。傍邊忽然有了北方的口音說：

『下禮拜一來罷！今天沒有了！』

她抬頭望時，一個身着制服的郵局人員，板着石彫似地青黃色臉，正圓睜着兩個良鄉栗子一般地烏眼珠向着她重複說着這句話呢。

(914)

『下禮拜一來罷！』

於是她轉身就出來了，出了局門，望見一部電車，跳上去坐下想：『下禮拜一，知道又能否有時間出來等呢！又不知他現在開會的時間有沒有到？唉！這電車也像是特別會停；怎末又停住不動了呢？』

『新靶子路到頭了！』

她聽得喊聲，舉頭再看時纔知真地已到了。走到家里，知他已去開會，書包留在樓下桌上，樓上的茶已冰冷，似乎也沒喝，這從茶杯的沒移原來地方可以想見。她廢然地坐在椅上，又入了人生問題的冥想境界。

隨感錄

七 三等車中的西裝先生和中山裝同志

曾今可

K 因為有事要上南京去一趟，就走到上海北火車站，在賣票處擠了半天才買到一張三等車票。上了車，人已經坐滿了，K 因為來得遲一點，座位全叫別人佔去了。好在他沒有帶行

李，就提着一個公文皮包再走到別的二等車廂去碰碰機會，或者還有空位置也說不定。果然第二個三等客車廂裏人要少點，但亦找不到空位置，不過發現有兩位搭客是橫睡在坐椅上，一個穿西裝，一個穿中山裝。一個人睡下來便要佔去三四個人的坐位，K以為他們二位是看見客不多，有空位，所以落得睡下寫意一下，若再有搭客來找坐位時，他一定會坐起來讓別人坐的。他懷着這樣的心情以為是不會錯誤的，就似乎意識到在這個車廂裏總不至於失望了，所以他便走向一位穿西裝的睡着的搭客面前，點了一下頭，說：『對不起，請你坐起來給我一個坐的地方。』他說完之後以為他一定會坐起來的，那曉得他只翻着他的白眼睛看了我一眼，轉一個身依然睡着不動。K心裏想『可惜我不是一個時髦的女子！否則他一定會站了起來歡迎着我與他並肩而坐吧。』而且K穿的又不是西裝，那位穿西裝的先生自然是比他更文明更有程度了，焉肯讓他所佔有的地盤給K分去幾分之幾哩！並且此時車還未開，憲兵亦還沒有上車來，在二等車裏面自然是無知識的人居多數，像這種穿西裝的人是很少有的，或者穿了西裝便可在三等車裏面自由坐臥，沒有誰敢來干涉他。K這不識相的人碰了一個釘子自己固然不敢再和他理論，車中的人亦無一個敢說一句公道話的。那邊還有一位穿中山裝的也是睡着，K想，『他既是一位革命者，一定比這位穿起碼西裝的要來得文明一點。』

(916)

於是實行第二次北伐走到他的面前說：『這位同志，請坐起來好吧？』穿中山裝的同志，照那位穿西裝的人一樣向K翻了一個白眼，臉朝着裏面依然睡着；接着還有一位兇狠的勤務兵走了過來，向K着實的釘了一眼。K又只好識相一點，略微移開幾步來站着。此時K心裏想：恐怕今天要站着到蘇州吧？到了蘇州，一定有些人要去的。

一陣鈴聲，火車開了。

查票員走進了三等車艙，各人拿出車票給他查驗。接着憲兵亦進來了，兩位睡着的搭客都自動的坐了起來。K就再不講客氣就近在中山裝同志身旁的空位上坐了下來。查票員到了K的面前驗過了K的車票，向那位中山裝同志說『票子！』他——中山裝同志，拿出一塊布符號證明他是一個排長；查票員說：『這個不行！蔣總司令乘車都要買票，排長可以不買票嗎？』接着憲兵過來說：『補個半票吧，否則下去！』結果是補了張半票。一個堂堂的排長，若是在老百姓面前那還了得！甚至在縣知事面前都可耀武揚威的。然而，然而在查票員和憲兵的面前却分文不值。連兇狠的勤務兵此時也躲在男廁所裏不敢出來。查票員又走到那位西裝先生的面前了，K一來怕排長同志要惱羞成怒會向他革命，並且那位兇狠的勤務兵等憲兵走過了也一定要打從男廁所出來，說不定又要把他當反革命來肅清。二來也很想到西裝先生

面前去看一看他與查票員的交涉。所以K又狹着皮包別了排長坐在西裝先生的左邊。他們的交涉開始了：

——「我是黃埔軍官學校畢業。」

——「你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得買票才能乘車。」

——「這個我知道，不過我沒有錢。」

——「既沒有錢買票就不能乘車，在前面的車站下去吧！」查票員說完就走了。

——「可是我今天晚上要趕到南京去見校長——蔣總司令，我是爲黃埔同學公事去的。」

西裝先生對兩個憲兵這樣的說。

——「無論如何得補半票，否則只好請你在前面下去。」一個憲兵說。

——「恐怕是一個共產黨，我們要檢查他一下。」又一個憲兵對他的同事輕聲的說。

——「我本想坐在頭等車裏，只是沒有錢！補半票不要錢嗎？」西裝先生答。

——「讓我檢查一下看你身上到底有錢沒有錢，」兩位憲兵就要動手。

——「不行！爲什麼我要受你們的檢查？」西裝先生說完就馬上將西裝的扣子扣好，似乎是以資防禦的樣子。兩位憲兵看見他拒絕檢查，更覺得他的形跡可疑。

(918)

——「我們在車上隨時都有檢查旅客的責任，非把你檢查一下不可！」結果自然是西裝先生抵抗不過，只好讓憲兵檢查。經了兩位憲兵的一番檢查之後，共產黨的證據倒一點也沒有，却在他褲袋裏查出兩張十元的鈔票。憲兵對他說話了：

『有錢不買票，真不要臉！』

『……』西裝先生沒有說話，他臉上忽然好像搽了胭脂似的，在三等車中更顯得他是出衆的美麗。由憲兵強制執行的代他補了一張半票，他仍舊沒有說什麼，只無精打彩的又好似怒髮衝冠的很不自然的看着報紙。

一九二九，五，十，在上海

通訊

魯迅先生：

素不相識，請恕冒昧通信之罪。

爲的是關於中國小說的一件事。在你的小說史路中，曾講過明代的一部言情小說：

玉嬌梨，真如你所云，此書在中國雖不甚通行，在歐洲却頗有一時的運命。月前去訪耶魯大

學的德文系主任，講到歌德的事。他說：歌德曾批評過一部中國的小說，頗加稱道；於是他就把校中「歌德藏書室」中的法德文譯本的玉嬌梨給我看。後來我又另在耶魯圖書館中找到一冊英譯。

在學問方面，歐美作者關於歌德已差不多考證無遺，——獨有在這一方面，講到玉嬌梨的文字，尚付闕如。因此我想，倘使能將我國人所有講及此書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公諸歐美研究歌德的學者，也許可算一點貢獻，雖是十分些微的。但是苦於學問不足，在此又無工具可用，竟無從入手。因此想到先生於中國小說，研究有素，未知能否示我一點材料；關於原書的確切年代，作者的姓名及生活，後人對於此書的記載及批評，為幫忙查攷？此信擬由小峯先生轉上，如能公開了，引起大眾的興趣，也是件「美德」。

祝學安

柳无忌上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魯迅謹按——

(919)

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因為要教書餬口，這纔陸續編成的，當時限於經濟，所以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嬌梨』所見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無從查考。那時我想，倘能夠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麼，從板式，印

(920)

章，序文等，或者能夠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眞姓名罷，然而這希望至今沒有達到。

這三年來不再教書，關於小說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因此並沒有什麼新材料。但現在研究小說史者已經很多，並且又開闢了各種新方面，所以現在便將柳無忌先生的信，借『語絲』公開，希望得有關於『玉嬌梨』的資料的讀者，惠給有益的文字。這，大約是『語絲』也很願意發表的。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